

谢尔顿作品

ARE YOU AFRAID OF THE DARK?

Sidney Sheldon Revisited 纪念通俗小说之父 Sidney Sheldon Revisited

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

你怕黑吗？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

► ARE YOU
AFRAID OF
THE
DARK?
你怕黑吗?

西德尼·谢尔顿 | 著 刘珠还 |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 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怕黑吗? / (美) 谢尔顿 (Sheldon, S.) 著; 刘珠还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07.7 (2007.11 重印)

(谢尔顿作品集)

书名原文: Are You Afraid of the Dark?

ISBN 978-7-5447-0294-2

I. 你... II. ①谢...②刘...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6796 号

Copyright © 2004 by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dney Sheldon Family Limited Partnership throug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Yilin Press
登记号 图字:10-2005-146号

书 名	你怕黑吗?
作 者	[美国] 西德尼·谢尔顿
译 者	刘珠还
责任编辑	祖朝志
原文出版	William Morrow, 2004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电子信箱	yilin@yilin.com
网 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9.75
插 页	2
字 数	224 千
版 次	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0294-2
定 价	22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

序幕



德国,柏林

索尼娅·韦布吕热不知道这将是她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了。她正艰难地穿行在拥挤的恩特·得·林登人行道上,几乎被夏日观光客汹涌的人潮所淹没。别慌,她对自己说。你必须镇定。

她电脑上弗朗兹发来的即时通讯是骇人听闻的。快逃,索尼娅!到阿特米丝宾馆去。你在那儿不会有危险。等待来自——

通讯突然中断。为什么弗朗兹没有写完?可能发生了什么?前一天夜里,她听到丈夫在电话里对什么人说,无论如何必须制止普里马。普里马是谁?

韦布吕热太太快到布兰登伯吉斯克路了,阿特米丝就在那条街上,宾馆只接待女客。我在那里等弗朗兹,他会给我解释这一切的。

索尼娅·韦布吕热到达下一个街口时,交通灯变成了红色,就在她停在人行道边等候时,人群里有人撞了她一下,她一个趔趄踩到马路上。该死的观光客!一辆与其他车子并排停靠在一起的豪华轿车突然朝她开过

来,掠过她身边时,不轻不重地,刚好把她碰倒在地上。人群立刻将她团团围住。

“她怎么了?”

“Ist ihr etwas passiert? ①”

“Peut-elle marcher? ②”

此时一辆路过的救护车停了下来。车上的两名护理员急急忙忙赶过来控制了局面。“我们会照顾她的。”

索尼娅·韦布吕热发现自己被抬进救护车。车门关上了,片刻之后,救护车疾驰而去。

她被捆绑在一张活动床上,她挣扎着想坐起来。“我没事,”她抗议说。“不算什么伤。我——”

一名护理员朝她弯下腰。“不要紧,韦布吕热太太。尽管放松。”

她朝上看着他,突然惊慌起来。“你怎么会知道我的——?”

她感到一根锋利的注射针头刺进她的臂膀,顷刻,她无可奈何地坠入守候在身边的黑暗之中。



法国,巴黎

马克·哈里斯独自待在埃菲尔铁塔的观光平台上,全然不顾他周围滂沱的大雨。闪电不时划过苍穹,纷纷下落的雨滴宛若晶莹的钻石瀑布。

塞纳河对岸矗立着著名的夏悠宫和特罗卡德洛园,但他浑然不觉。他的思绪集中在普里马,以及即将向全世界发布的惊人消息上。

① 德语:“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”

② 法语:“她能走动吗?”

风开始将雨鞭打成疯狂的旋涡。马克·哈里斯用衣袖挡住手腕，看看表。他们迟到了。为什么他们坚持在这里碰头，并在午夜时分？他正犯疑惑，突然听见埃菲尔铁塔的电梯门打开了。两个人朝他走过来，迎着潮湿的狂风。

马克·哈里斯认出了他们，他悬着的心放了下来。“你们迟到了。”

“天气太恶劣，马克。对不起。”

“嗯，到了就好。华盛顿的会议已经都安排定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们正要跟你商谈这件事。事实上，今天上午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对付它的最佳方案，我们决定——”

他们交谈着，第二个人已经挪到马克·哈里斯的身后，两件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一个沉重的钝物击打在他的脑袋上，瞬间之后他觉得自己被举起来，扔到女墙外冰冷瓢泼的雨水中，他的身体万劫不复地向着三十八层下的人行道急促坠落。



科罗拉多，丹佛

加里·雷诺兹在加拿大温哥华附近山峦起伏的基洛纳长大，是在那里接受的飞行训练，所以习惯于飞越险象环生的崇山峻岭。他驾驶着一架塞斯纳奖状II，警觉地环视着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峰。

飞机执行任务时驾驶舱里应当有两名飞行员，然而今天没有副驾驶。这次的飞行没有，雷诺兹冷峻地想。

他申报了一次虚假的前往肯尼迪机场的飞行。没有人会想到去丹佛寻找他。他将在妹妹家过夜，早晨再往东飞，去与其他人会面。消灭普里马的各项安排都已到位，而且——

无线电传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。“奖状——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这里是丹佛国际机场进场控制塔。请进入。”

加里·雷诺兹按下无线电钮。“我是奖状——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。我请求获准着陆。”

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说出你的方位。”

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。我在丹佛机场东北十五英里处。高度为一万五千英尺。”

他看见派克峰耸立在右边。天空碧蓝，天气晴朗。好兆头。

片刻的沉默。从控制塔再次传出指令。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你获准在2-6跑道着陆。重复，2-6跑道。”

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明白。”

没有任何的警告，加里·雷诺兹突然感到飞机向上弹跳了一下。他惊讶地朝驾驶舱窗外望去。起大风了，不消几秒钟，塞斯纳就被卷入一股剧烈的乱流气团，开始不住地颠簸。他拉升操纵杆，试图爬高。没有用。他被锁定在一股疯狂的旋涡之中。飞机完全失去控制。他啪地按下无线电钮。

“我是一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。我遭遇紧急状况。”

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什么性质的紧急状况？”

加里·雷诺兹对着麦克风吼叫。“我遇到了风的切变！极端的乱流！我处于一个不折不扣的飓风中心！”

“利马·福克斯特罗特，你离丹佛机场仅仅四分半钟，在我们的屏幕上没有任何空气乱流的迹象。”

“我不管你们屏幕上有什么！告诉你——”他的音调突然升高。“救命！救——”

控制塔里，他们惊愕地看着雷达屏幕上的信号消失。

纽约,曼哈顿

黎明时分,离东河十七号码头不远,曼哈顿大桥下的一个地方,六名身穿制服的警官和便衣侦探正集结在一具躺在河边、衣着整齐的尸体周围。尸体是被随意抛掷在这里的,所以脑袋随着涨落的潮汐阴森地上下颠簸。

负责人,来自曼哈顿南区重案组的厄尔·格林伯格探长,已经完成了正式的描述程序。任何人在拍摄照片前都不得接近尸体,他在做着现场笔记,刑警们则寻找着可能散落在周边的证据。死者的双手已用干净的塑料袋包扎了起来。

法医卡尔·沃德结束了检查,站起来,掸去裤子上的尘土。他看着负责案件的两名探长。厄尔·格林伯格是名专业人士,显得精明强干,而且业绩也确实不凡。罗伯特·普瑞吉泽探长头发灰白,显露出久经沙场的含蓄风度。

沃德转向格林伯格。“现在交给你了,厄尔。”

“我们知道了什么?”

“明显的死因是喉管被割开,整个的颈动脉。双腿膝盖骨碎裂,摸上去好像是几根肋骨也断了。有人相当粗暴地对待了他。”

“死亡时间呢?”

沃德朝下看着潮水拍击死者的脑袋。“很难说。我猜测他们是在午夜以后把他扔在这里的。我在尸体运到停尸房后会提交你一份全面的报告。”

格林伯格将注意力转向尸体。灰色上衣,深蓝色长裤,浅蓝色领带,左手腕上戴着一块名贵的手表。格林伯格跪下,开始搜检死者的上衣口袋。

在一只口袋里他的手指触摸到一张小字条。他打开，捏着字条边缘。上面写着：“华盛顿。星期一，上午十点。普里马。”他注视了一会，不得其解。

格林伯格把手伸进另一只口袋，又发现一张字条。“意大利文。”他四下看看。“贾内利！”

一名便衣警察应声赶来。“是，长官？”

格林伯格把字条递给他。“看得懂吗？”

贾内利一字一句大声念出来。“最后的机会。带着其余的毒品在十七号码头跟我会面，否则鱼死网破。”他递回字条。

罗伯特·普瑞吉泽显出惊讶的神色。“黑手党争斗？他们为什么像这样把他扔在这儿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？”

“问得好。”格林伯格正在搜索死者其余的口袋。他掏出一只皮夹，打开。沉甸甸的满是现钞。“他们肯定不是冲他的钱来的。”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名片。“死者名叫理查德·史蒂文斯。”

普瑞吉泽皱起眉头。“理查德·史蒂文斯……我们最近不是在报上看到过他的消息吗？”

格林伯格说：“他的妻子。黛安娜·史蒂文斯。在法庭上，当时正在审讯托尼·阿尔铁里的谋杀案。”

普瑞吉泽说：“对了。她正在提供不利于头号黑手党党魁的证据。”

他们两人同时回头朝理查德·史蒂文斯的尸体望去。



第1章



曼哈顿闹市区，在中央大街一百八十号的最高刑事庭大楼的第三十七号法庭里，对安东尼（托尼）·阿尔铁里的审讯正在进行。宏伟森严的法庭座无虚席，挤满了记者和旁听者。

被告席上坐着安东尼·阿尔铁里，他萎靡不振地斜靠在轮椅里，面色苍白，犹如一只四肢收拢的肥青蛙。唯有两只眼睛还保持着活力，每当他向证人席上的黛安娜·史蒂文斯看过去时，她都能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他仇恨的情绪。

在阿尔铁里身边坐着杰克·鲁本斯坦，阿尔铁里的辩护律师。鲁本斯坦以两件事闻名遐迩：他的客户群主要由高曝光率的歹徒构成，以及他几乎所有的客户都以无罪当庭获释。

鲁本斯坦短小精悍，思维敏捷，想象力丰富。他出庭时的表现从不雷同。法庭上的戏剧表演乃是他惯用的手法，而他的技艺是十分高超的。在揣测对手方面他才华横溢，有着发现他们弱点的兽性本能。有时鲁本斯坦想象自己是头狮子，悄悄地接近他毫无戒备的猎物，随时准备扑上去……或一只狡猾的蜘蛛，编织着一张大网，使对手最终落入陷阱，束手就擒……有时他又是个耐心的垂钓者，轻柔地将鱼钩抛入水中，缓缓地前后挪移，直到轻信的证人咬上钓饵。

律师仔细地打量证人席上的证人。黛安娜·史蒂文斯三十岁出头。气质典雅。五官轮廓鲜明。金黄色的头发柔软而飘逸。绿色的眼睛。娇好的

身段。邻家女孩般清纯。打扮入时，穿着度身定制的黑色套装。杰克·鲁本斯坦知道前一天她给陪审团留下了极好的印象。他得小心琢磨如何对付她。垂钓者，他决定。

鲁本斯坦从容地走向证人席，开口说话时，嗓音是温和的。“史蒂文斯太太，昨天你作证说，案发当天，10月14日，你正驾车在亨利·哈得森公园路上往南行驶，突然轮胎漏气，你在一百五十八公路出口处离开高速公路，开上福特·华盛顿公园的一条辅道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的声音柔和，富有书卷气。

“是什么让你停在了那个特定的位置上？”

“因为轮胎漏气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干道，透过树丛我看见一所小屋子的屋顶。我想那里可能有人能帮我。我没有备用轮胎。”

“你是汽车俱乐部的成员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车里有电话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呼叫汽车俱乐部？”

“我怕耽搁时间。”

鲁本斯坦充满同情地说：“当然。而且小屋子就在那儿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所以，你走向小屋子去寻求帮助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外面天还亮着吧？”

“对。大约是下午五点钟。”

“那么说，你能看得很清楚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你看见了什么，史蒂文斯太太？”

“我看见安东尼·阿尔铁里——”

“哦。你以前见过他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是什么让你肯定见到的是安东尼·阿尔铁里呢？”

“我在报纸上看见过他的照片，而且——”

“所以，你在报纸上看见过跟被告相似的照片？”

“嗯，那——”

“你在小屋子里看见了什么？”

黛安娜·史蒂文斯哆嗦着吸了口气。她开始缓慢地述说，在脑子里重构当时的画面。“房间里有四个人。一个人坐在椅子上，被捆绑着。阿尔铁里先生似乎在盘问他，另外两个人站在他旁边。”她的声音颤抖起来。“阿尔铁里先生拔出一把枪，朝——朝那人的后脑勺开了一枪。”

杰克·鲁本斯坦窥察了一下陪审团。他们沉浸在她的证词里。

“你当时做了什么，史蒂文斯太太？”

“我跑回汽车，用手机拨打911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

“我开走了。”

“带着漏气的轮胎？”

“对。”

是在水里搅起涟漪的时候了。“你为什么不等警察来呢？”

黛安娜瞟了一眼被告席。阿尔铁里凶相毕露地瞪着她。

她移开视线。“我不能待在那里！因为我——我怕那些人会从屋子里跑出来看见我。”

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”鲁本斯坦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。“不可理解的是，当警察回应你的911呼叫时，他们走进屋子，不仅发现里面没有人，史蒂文斯太太，而且连曾经有过人的蛛丝马迹也没找到，更不要说那人还

在里面被枪杀了。”

“这我没办法。我——”

“你是画家，是吗？”

她对这个问题感到意外。“是的，我——”

“成功吗？”

“我想还可以，但这——”

是猛拉钓钩的时候了。

“多赚取一点知名度从来都不是件坏事，对吧？整个国家都在电视晚间新闻时段里注视着你，还有头版——”

黛安娜看着他，非常愤怒。“我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炒作。我决不会把一个无辜的人送上——”

“关键词是无辜二字。史蒂文斯太太。我将证明给你以及陪审团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们看，阿尔铁里的是无辜的。谢谢你。你完了。”

黛安娜·史蒂文斯没有理会这双关语。她走下证人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，怒火中烧。她低声对检察官说：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可以。我派个人送你。”

“那倒不必。谢谢你。”

她径直出了大门，朝停车场走去，辩方律师的话在她的耳边回响。

你是画家，是吗？……多赚取一点知名度从来都不是件坏事，对吧？真侮辱人。但，总体上，她对自己所提供的证词还是满意的。她告诉了陪审团她亲眼目睹的事实，他们没有理由怀疑她。安东尼·阿尔铁里将被定罪，并在监狱里度过余生。然而黛安娜忍不住回想他向她投掷过来的恶毒眼光，她不禁哆嗦了一下。

她将小票递给停车场服务生，服务生给她把车开了过来。

两分钟后，黛安娜驾车上路，朝南行驶，回寓所。

拐角处出现停车标志。黛安娜急刹车时，一个站在人行道边穿着时尚的年轻男子向她的车走过来。“请原谅。我迷路了。你可以——？”

黛安娜摇下车窗。

“你可以告诉我到荷兰隧道怎么走吗？”他说话时带有意大利口音。

“可以。很简单。一路走到第一个——”

男子举起胳膊，手里握着一把装着消音器的枪。“下车，女士。快！”

黛安娜脸色变得煞白。“好。请别——”她动手开门，那人往后一退，黛安娜趁机猛踩油门，车当即往前冲去。她听见后窗破裂的声音，是一颗子弹打穿了它，接着又是一声爆裂，另一颗子弹击中车背。她的心剧烈地跳动，连呼吸都有些困难。

黛安娜·史蒂文斯读到过劫车事件，但都是遥不可及，发生在别人身上的。那个人还企图杀死她。劫车犯都那么做吗？黛安娜掏出手机，拨打911。过了差不多两分钟才有话务员回应。

“911。什么紧急事故？”

黛安娜嘴里描述着所发生的事情，心里却明白这无济于事。此时那人早已不知去向。

“我会派警官到现场。请问你的姓名、住址和电话？”

黛安娜一一告诉了她。无济于事，她想。她朝后瞥了一眼破碎的车窗，不禁打了个寒噤。她非常想给正在上班的理查德打电话，告诉他刚发生的一切，但她知道他正进行着一项紧迫的工程。如果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，他会担心她的安危，并迫不及待地跑到她身边来——她不想让他耽误工作。她要等到他回家以后再对他说。

突然一个让她心惊肉跳的想法袭上心头。那人是故意等着她的呢，还仅仅是个巧合？她回想起审判开始时和理查德的一次对话：我想你还是不要出庭作证，黛安娜。可能有危险。

别担心，亲爱的。阿尔铁里会被定罪的。他们会把他永远地关在大牢里。

但他有朋友，况且——

理查德，如果不出庭，我良心不安。

刚才的事情一定是个巧合，黛安娜断定。阿尔铁里不至于疯狂到对我下毒手，特别是当前，在他受审的过程中。

黛安娜下了高速，向西行驶直至抵达她位于东七十五大街的公寓大楼。在开进地下车库之前，她朝后视镜里审视了一番。一切正常。

她的寓所开阔敞亮，是位于底层的复式结构，起居室非常宽大，窗户从天花板直落地板，室内安装着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壁炉。陈设着配有花团锦簇软垫的沙发和安乐椅，书架是嵌进墙壁的，还有一面大电视屏幕。墙壁上流光溢彩，挂满绘画作品。有蔡尔德·哈萨姆的、朱勒·帕斯金的、托马斯·伯奇的、乔治·希契科克的，而在一个区域则全部是黛安娜自己的画作。

楼上有主卧及其浴室，另一间客房，以及一个光线充足的画室，那是黛安娜作画的地方。墙上挂着她好几幅作品。房间中央的画架上有一幅未完成的肖像。

黛安娜一到家便跑进画室。搬走画架上未完成的肖像画，放上一张空白的画布。她开始勾勒试图杀她的那个人的面孔，但手颤抖得厉害，她不得不停下来。

厄尔·格林伯格探长在驾车前往黛安娜·史蒂文斯的寓所时，抱怨道：“这是我职业中最让我头痛的部分。”

罗伯特·普瑞吉泽说：“我们告诉他们，总比让他们自己从晚间新闻节目里听到来得好。”他看着格林伯格。“你去对她说？”

厄尔·格林伯格不情愿地点点头。他不禁想起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一名探长如何去通知亚当斯太太，一名巡警的妻子，她丈夫被害的事。

她很敏感，上司警告探长。你在告诉她这个噩耗时必须小心谨慎。

放心。我知道怎么做。

探长敲敲亚当斯家的门，亚当斯的妻子开了门，探长问，你是亚当斯的遗孀吗？

黛安娜被门铃声吓了一跳。她走到对讲机前。“哪位？”

“厄尔·格林伯格探长。我想跟你谈谈，史蒂文斯太太。”

一定是有关劫车的事，黛安娜想。警察来得真快。

她按下电钮，格林伯格进入门廊，朝她的房门走来。

“你好。”

“史蒂文斯太太？”

“是的。谢谢你们来得这么快。我已经动笔勾画那人的相貌，但我……”她深深地吸了口气。“他面孔黝黑，深陷的眼睛是褐色的，炯炯有神，面颊上有颗小痣。他的枪上装着消音器，还有——”

格林伯格莫名其妙地看着她。“很抱歉。我不明白你——”

“劫车犯。我打了911，而且——”她看到了探长脸上的表情。“不是关于劫车的事，是吧？”

“不是，太太，不是。”格林伯格停顿片刻。“我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请进。”

格林伯格走进寓所。

她看着他，皱起眉头。“什么事？是不是有什么坏消息？”

要说的话似乎不肯出来。“是的，很抱歉。恐——恐怕有坏消息。是关于你先生的。”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她的声音颤抖起来。

“他遭遇了一场事故。”

黛安娜感到一阵突然的战栗。“什么样的事故？”

格林伯格深深吸口气。“他昨天夜里遇害了，史蒂文斯太太。今天早晨我们在东河的一座桥下发现了他的尸体。”

黛安娜盯着他看了好长一会，随后慢慢地摇头。“你搞错人了，探长。我先生在上班，在实验室里。”

这比他原来料想的还要困难。“史蒂文斯太太，你先生昨天夜里回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但理查德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。他是科学家。”她越来越激动。

“史蒂文斯太太，你知道你先生跟黑手党有牵连吗？”

黛安娜面无血色。“黑手党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？”

“我们发现——”

黛安娜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。“让我看看你的证件。”

“可以。”格林伯格探长拿出证件，递给她。

黛安娜瞟了一眼，递回去，然后狠狠地抽了格林伯格一记耳光。“这座城市付给你钱就是让你到处乱跑，恐吓老实的市民吗？我先生没死！他在上班。”她大声叫喊。

格林伯格朝她眼睛里看去，看见了里面的惊愕和疑惑。“史蒂文斯太太，要不要我派个人来照顾你，并且——？”

“你才是那个需要别人来照顾的人。马上给我从这里滚出去。”

“史蒂文斯太太——”

“马上！”

格林伯格掏出一张名片，放在桌子上。“万一你需要找我，这是我的电